

禾林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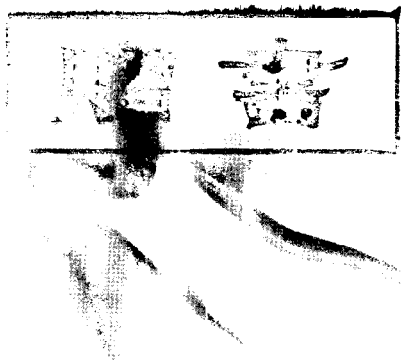
HARLEQUIN®

忘情一夜

268/45
K428

[英] 萨拉·克雷文 著

斯雨 译



A0983447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忘情一夜/[英]克雷文著;斯雨译.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5

ISBN 7-5313-2253-6

I. 忘… II. ①克… ②斯…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7702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辽宁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毫米 1/32 字数:97 千字 印张:7 插页:2
印数:1—20 000 册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赵雪芹

责任校对:赵威重

封面设计:王复因

ISBN 7-5313-2253-6/I·1960

定价:10.00 元

第 1 章

珊

娜·韦斯科特走进她的饭店套房的起居室，关上房门。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停了一会儿，面对着对面墙上镜子里映出的漂亮形象，柔滑的金发简单地从前额掠向脑后，黑色职业装线条挺括，配以整洁的白色衬衫，修长的腿着深色丝袜，纤秀的脚穿低跟女式便鞋。一副帅气而简单实用的打扮。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狂喜地举臂向空中捶击，脸上露出得意洋洋的顽皮笑容，破坏了那镜中的形象。

“我成功了，”她高声地对自己说，碧绿的眸子闪闪发光。“我真的把它完成了。”

她刚刚才使交易最后达成协议，她无法在宾馆的会议室里发泄她的感情。那里的气氛太沉重了，因为又一个家族拥有的公司被拍卖掉，人们充满了沮丧的情绪。

2 ★忘情一夜

可是他们真的还曾期待过什么呢？头天下午她已经冷静又尖锐地摆明了条件，明确表示没有回旋的余地，她并不担心她的建议会不可收拾地遭到拒绝。

她心想，如果他们曾经以为一个二十五岁的女人是一个容易打败的对象，现在他们就不会这样想了。

她曾经带着有礼貌的笑容，简略指出了可能的选择，建议他们当天晚上重新考虑一下，并且强调说明第二天上午她必须得到他们最后的答复。

她一走进会议室，那些不高兴而又不得不屈从的面孔已经说明了她需要知道的一切。

理智占了上风，韦斯科特控股公司得到了又一家有价值的产业，赢得了又一个胜利。

她心里想，这是我的胜利，我一个人的胜利，未经任何人帮助取得的胜利。

她脸上仍然带着微笑，走到电话那边，拨通了韦斯科特控股公司里她父亲的私人直通电话。

“这里是杰拉尔德·韦斯科特爵士办公室，请问您需要什么？”

珊娜一听到特萨·劳埃德的清脆短促的声音，就因失望而咬紧了嘴唇，这是她父亲的私人助理。她说：“特萨，谢谢你，我要和他讲话。”

“对不起，韦斯科特小姐，杰拉尔德爵士正在开会，他叫我记下一切口信。”

珊娜火气冲上来，几乎要孩子似的大声叫嚷，我

才不要留什么口信呢！她要亲自对她父亲说话，报告她所取得的成功。也许这一次，当他说一声干得好时，他的语调会变得柔和起来，带着爱意和骄傲。

她本该知道这时候会开会，可是尽管这样，她还是希望能找到他。我这样做真傻，她心里想着，感到奇怪地——甚至可笑地——泄了气。

可是在电话上她却冷静地说：“我明白了。那么请告诉他，现在他已拥有了佐尔托电子公司，价钱比我们原先希望的要低得多。”

“这消息好极了，韦斯科特小姐。”平静的语调并没有表现出多少热情。“我相信杰拉尔德爵士会很高兴。我想你会马上回来吧？”

本来她是打算这样做的，但是这个女人的话音里有一种想当然的东西，以为她真的是可以招之即来的，这在珊珊身上触发了罕见的反叛火花。

她说：“不，不回去，今天剩下的时间我休假。周末也休假。”她的回答连自己也感到有些诧异，她接着又满不在乎地说：“我下星期一回办公室。”

“可是，韦斯科特小姐，”特萨·劳埃德的声音里露出惊愕，“我肯定杰拉尔德爵士会需要一个尽快提出的完整报告。”

“是你说要我留口信的。这就是我要留的口信。再见，特萨。”珊珊回答说。

在对方还没来得及提出更多反对之前，她已经坚定地挂上了电话。她父亲也许对特萨·劳埃德的办事效率评价很高，可是她并不是一个特别招人喜

4 ★忘情一夜

欢的角色，珊珊闷闷不乐地想着。而且这个女人老是像个嫉妒的母鸡一样护卫着她的雇主。

可是现在你却被她这么一刺激搞出一个你并不需要的四十八小时休息，而且你又不知道怎么安排这段时间，她烦恼地责怪自己。

她环顾这个套间，心神不定地注视着那些豪华而单调的家具，四面墙上装饰的乏善可陈的复制油画，还有靠墙的一张镀金桌子上摆着的表面看来满有品位的丝质插花。

她突然感到一阵窒息——几乎是害了幽闭恐怖症的样子。

她不想打电话，宁愿自己下楼去告诉前台，她要继续住下去。这里毕竟是一座城市。它有一家剧院，好几家餐厅。她要给自己安排一下晚上的娱乐节目，预定合适的座位。她还可以在剩下的时间里参观艺术画廊和博物馆。那还是满有趣的，或者至少是有所不同吧，她改正一下自己的想法，歪了歪嘴，做了个嘲笑的鬼脸。

她从电梯里走出来时，看到大厅里人很多，所有的接待人员都站在长长的柜台后面和客人交谈着，一个空闲的都没有。

珊珊随手取出一份给游客准备的免费赠阅的宣传材料，那里面详细介绍了本地区可以参观的对象和可以做的事情。她开始翻阅起来。

一个平静的声音从她肩膀旁边传过来，“韦斯科特小姐。”

她吃惊地转过身来，看到的是佐尔托电子公司的董事长亨利·沃尔顿，他满脸皱纹的脸上露出疲惫和失败的神情。

他说：“我要祝贺你，韦斯科特小姐。你做成了一笔好生意——当然你知道。”

“是的。”珊珊抬起了下巴，摆出挑战的神情。“希望大家感情上平和相待。”

他带着淡淡的笑容摇摇头。“不，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他对着她端详了一会儿，目光突然变得锐利和尖刻起来，他瞥了她一眼，那一瞥来自这样一个男人，他从梦想中建立起一家公司，可是最终却看着它被衰退的经济所毁灭。

他叹了口气说道：“是的，韦斯科特小姐，你真是你父亲的好女儿。不要以为我这是恭维你。正相反，我几乎是为你难过。”他低了一下头，以示一种疏远的礼貌，然后离去。

珊珊看着他的背影，感到震惊和喘不过气来，好像他真的举起拳头打了她一样。

这本来是一场最平静的谈话，可是她却忽然变得窘迫起来，好像饭店门厅里的每个人都转过头来看她。好像她突然赤身露体，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她的成就感和她今晚的计划都突然被破坏了。她觉得浑身发冷并且奇怪地拿不定主意。

“我能帮助您吗？”一个空下来的接待员对她说，她挑起眉头表示询问，脸上现出做作的职业性

6 ★忘情一夜

微笑。

珊娜摇摇头，接着就走开了，那文件夹的锐利边缘还在刺她的手。她眼前的打算是回她的房间去。可是实际上她却急急忙忙朝通往饭店停车场的大门跑去。

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我必须……这念头在她脑袋里像擂鼓一样敲击。

高速公路上的服务站和别的地方的没什么两样。珊娜要了一盘什锦沙拉和一壶咖啡，端到一张空桌子上去。

她心里很恼火，真是个白痴，居然让这样一次小小的不期而遇把自己搞得如此心烦意乱。要是平时，在还没打定主意去哪儿之前她才不会开车就走。

可是不管怎样，她为什么这样烦躁不安？作为杰拉尔德·韦斯科特的女儿——而且被人这样认定——是某种值得骄傲的事情。而承认失败——承认不成功，却没有什麼值得羡慕的。从小她就一直是这样被大人教导的。

取得第一名的成绩是追求的目的。在学校里要取得最好的成绩。她知道，哪怕稍微差一点点，都会引起她拼命想取悦的那个人的指责。稍差一点都是不可想象的。日子是艰难的。你必须顽强。做事情就不能多愁善感。

这套东西就是她每天早上都要佩带的盔甲。而亨利·沃尔顿却在这盔甲上找到了裂痕，这是她未

曾料到并令人不快的。

他怎么竟敢为她感到难过？她情绪阴沉地想着。她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她拥有一套俯瞰泰晤士河的公寓房间，个人消费账户，每年一部新汽车——而且她刚刚获得第一次重大的谈判胜利。对她来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她坐下来，心里不以为然地想，沃尔顿先生最终的确输得很惨，虽然有些出乎意料，但那是他的事情，她要是让他的话对自己产生影响，那才是个傻瓜呢。虽然这些话确实冲淡了她的胜利，想到这里不免心烦。当她完全有理由证明自己在父亲的最高领导班子中拥有地位的时候，这一天的气氛却被破坏了。

她又有点想改变主意，回伦敦去，不过这样一来会被别人当作一种退让，而一想到她一旦听从约束，特萨·劳埃德会露出那种高人一等的笑容，就使她下定决心不回去，即使时间很短暂。

从饭店拿来的那份材料夹子还放在桌子上。她想停止这种在快车道上漫无目的的兜风，找点有意义的事情来打发这一天剩下的时光。

她打开材料夹子，一张淡绿色的印刷品掉到地上。那是份关于在本地乡镇会堂举办一系列春季艺术展览的广告。这些事通常不会引起她的任何注意。但是当她弯腰捡起这张纸时，那上面的地名“恩普尔沙姆”好像一下子跳到她的眼前。

她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两眼盯着它看。她

8 ★忘情一夜

在努力回忆。

恩普尔沙姆，她惊奇地想着。她从来没有想到它有这么近。

不过有一次她倒是很想知道，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外人的推动。那时她还是个孩子，着了魔似的在地图上寻找，计算那里离伦敦有多远，离寄宿学校多远——离一切地方有多远，她记得，当时还皱起眉头——并且对自己说，有一天她一定要到那儿去。看看她从没见过的妈妈出生的地方，好像这样做就会和她亲近些。

现在我实际上已经来到附近了，要没看到这张广告，我就根本不会留意这个地方，她对自己说。

她知道这就是证据，说明她已经长大，离那个孤独内向的小女孩的日子已经有多么远了。

也许就该保持这种状态。去看看一所房屋的外观，终究解答不了任何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困扰和折磨她这么多年了。她的父亲为失去亲人的痛苦所煎熬，对这些问题从来也不愿意谈。

苏珊·韦斯科特去世后，他卖掉他们一起住过的房屋和其中所有物品，遣散了家中的所有雇员，带着幼小的女儿苏珊娜搬到一个新地方。当然，从那以后，她就一直被叫做珊娜，好像即使是母女之间名字的相似，也会使他痛苦万分。

任何地方都没有纪念物，没有照片，她不知去向谁询问关于母亲的事情。杰拉尔德爵士看来能容忍的惟一提示物，就是挂在他书房里的那一幅妻子

的画像，这幅画像奇怪地令人感到困惑。

这张像经常使珊娜感到不安。它又不是真的画得惟妙惟肖。在那生气盎然的飘动着的深红色上衣之上，是苏·韦斯科特影影绰绰的苍白面影，除了那一对燃烧着野性的绿色火焰的眼睛，她的面貌几乎看不清楚。珊娜长大以后，认定这是一对绝望的眼睛。她觉得自己很想知道她妈妈是不是已经意识到她的生命很短暂。作为一幅画像，它反映不出更多的东西。

后来，在十一岁生日的时候，她在寄宿学校里收到一个小包，附来一封律师的信，里面说，她妈妈以前雇用的保姆格雷斯·莫斯小姐在遗嘱里要求把里面的东西交给她。

那是一本皮面相册，里面全是些她不认识的人物的老照片，他们穿着以往年代的服装，珊娜感到迷惑不解，这个陌生人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接着她看见最后几张照片背面上都注明“丘奇府邸，恩普尔沙姆”。第一张上注明日期——“1950年，苏珊出生两日”——上面是一个衣着整洁系着围裙的女人，大概就是保姆莫斯，站在一所很深的白色府邸的缀满紫藤的门厅里，面带微笑小心呵护地抱着一个小小的婴儿。

其他一些照片上是一个金发小女孩在一座花园里高高的蜀葵花和飞燕草中间玩耍，或者是骑在一辆三轮脚踏车上，最后是长高了的苏珊骄傲地显示她的新校服和新帽子。

10 ★忘情一夜

珊珊心里想着，妈咪，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不过她很感激终于让自己抓住了一点有形的东西。

从那时起，这个相册就到处跟随着她，成了她最珍贵的物件，几乎是她的护身法宝。不过另一方面，这件遗物送给她的方式也提醒这个孩子，她父亲不一定用和她同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东西，所以她需要保守秘密，不能让父亲知道。

她不想再让他不高兴，她记得那仅有的几次她吵着要他谈妈妈的情况，他都勃然大怒，而且十分沮丧，使她大受惊吓。对妻子去世难以解脱的痛苦和悲伤，是他的一个弱点。这是他迄今为止表现出来的惟一脆弱之处。

她悲哀地想着，这么多年她都保守着这个秘密，到现在那个相册都还在她手袋的里层里放着。这是她和过去年代惟一的私人联系。

她把它拿出来，一边吃饭一边飞快地翻看着。

这很可能是白费力气的追踪，但是也许村子里有什么人还记得丘奇府邸的那个小女孩，那么他就可以帮着填补苏·韦斯科特去世后留下的空白。

无论如何，她必须去看看。

她说服自己，毕竟，我去了又能有什么损失呢？

差不多只有几分钟的功夫，她把车子从高速路出口开下去，就来到乡间小路的迷宫之中。时值晚春，气候温暖，珊珊打开车子的天窗，把上衣扔到后座上。

这段路程行驶不快。每一个转弯的地方好像都出现点新的障碍——有人开着拖拉机闲逛，一些人骑马溜达，两个骑摩托车的停下来谈天说地，就把路都挡住了。

连往来汽车的声音都被鸟雀的啾鸣和小羊的咩咩叫声压倒了。珊珊非常激动，感觉时间在倒流，生活的步调截然不同地缓慢起来。

通常的情况下，她会不耐烦地催促自己和别人，寻找一条绕开障碍的通路。可是今天她感到自己很和谐地放慢了行动。她意识到紧张情绪正在从她身上慢慢消失，阳光与和煦的微风，还有空气中弥散的灌木树篱的清香，是上帝的一种赐福。

有人曾经说过，带着希望在途中旅行，比到达目的地还要好。生来第一次，她能够理解和同意这个意见。

恩普尔沙姆的标志醒目地刻在一块环形巨石上，它半埋在路边的草丛和山楂树之间。

当珊珊开过去以后，就开始感到她的车子全都不对劲了。引擎的声音不对，好像在突突作响，她感到很泄气。接着，车子没有任何警示就完全熄火了。

珊珊利用小小的下坡，把车子滑到路边，用手闸把车刹住。她低声说：“我不相信会这样。”似乎这该死的家伙一跨过村子的界线就突然中了邪似的，虽然这是荒谬的。

她可以看到几百码以外的屋顶和教堂的塔楼。她断定在那里会得到帮助，或者至少有一部电话。

12 ★忘情一夜

她锁上车，开始在路上步行，当她转过第一个弯，就看到前面有一个汽车加油站和机修车间。

谢天谢地，她一面想，一面穿过前院停放的几辆二手汽车，走进了机修车间。

她听见音乐的声音——是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之一，她听得出来，可是有点难以置信——但是不见任何人影。她迟疑不决地向前走，却几乎被地上的一双腿绊了一跤，这双长腿半裸着，从一辆汽车底下伸出来。她发现这并不是一部普通的车子，那是一辆传统的美洲豹汽车——一点也不新，可是保养得完美无缺。

那长腿旁边放着的手提录音机大概就是音乐的来源。

珊珊把嗓门提得比音乐声还要高。“劳您驾，能帮我一下吗？”

没有回答，她就弯下身来把录音机关上。

“请原谅。”她口气干脆地说。

在片刻停息之后，腿的主人从车底下爬出来，坐起身，两眼看着珊珊。

他高大瘦削，一头厚密的黑色鬈发蓬乱而未经梳理。晒得黑红的脸上一双黑色眼睛毫无表情地打量着她。他的T恤衫和工装裤沾满油污。他看起来有点像个吉普赛人，珊珊心里带点轻视地想。

不过，这总归是大风浪里的港湾，她轻轻叹息着安慰自己。而且假使有人让他修理这样的车子，他总不会是完全无能的。

他说：“你已经得到原谅。”他嗓音很低，有点拖长的腔调，还隐隐约约的带点打趣儿的意味。

珊娜在他持续不断的打量之下变得不大自在。她想他会重新认识她的。她冷淡地回看他一眼，注意到那明显受过伤的鹰钩鼻子，冷静沉着的薄嘴唇，向上翘的下巴显出坚定的神情。这形象并不像她当初想象的那样容易忘掉。

“我的车子坏了。”她的话很简短。

他耸了耸肩。衬衣上的破口露出来的肩膀看起来晒得很黑。“有时候会发生，”他简短地回答说，“我很同情。”接着他动了一下，好像要重新回到美洲豹车底下一样。

“等一下，”珊娜马上开口说。于是，他停了一下，带着询问的神情。她吸了一口气，语气尖刻地说，“我不是来寻找同情的。实际上我希望你给它修理一下——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

“那么这就是问题。”他的面孔很严肃，但是她敢发誓，在他那厚重的眼帘下他的眼睛闪动着调皮的神情。“你看到的，我正忙着。”

“是的，可是我这儿是紧急情况，”珊娜不耐烦地说，“你这儿是修车场。”

“没错，一看就知。”

“而且你有外出服务业务，外面牌子上写着，”她继续说道。

他用一块破布擦了擦手。“我跟你讲，你真够不依不饶的，”他没精打采地说，慢慢伸展开身体，

14 ★忘情一夜

站了起来。珊珊从来都觉得自己的个子不矮，可是却还够不到他的肩膀。

说也奇怪，她一下子被吓着了，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一步。她的脚后跟趟进了一滩油污里，踉踉跄跄地站不稳了。

“当心。”他伸手抓住她的胳膊，帮她站稳。

“我没事，”她急促地说，一面挣脱他的搀扶。他看了她一眼，直率中略带嘲讽的意味。

“哎，你差点把我骗住，”他慢吞吞地说。“你是不是老是这样神经紧张？”

不，当然不是，她为什么对这刹那的邂逅产生了过头的反应，这使她自己 also 感到心烦意乱。

她耸了耸肩膀。“我只是——为我的车子着急。”

他叹了口气。“它出了什么问题？”他没有多大兴致地问了一下。

“引擎发出突突的响声，后来干脆——停了下来。”她的话说得有气无力。

那张坚定的嘴抽动了一下。“现在停了？那么我建议你回到那可怜的家伙那里去，好好看看汽油表。”

珊珊倒抽了一口气。“我离开高速公路前给油箱装满了油，”她冷冰冰地说。“而且，没有你这番屈尊指点，我也知道。”

他的脸拉下来。“我也一样，不缺你的这番愤慨指责。小姐，你找汽车协会试试看。他们肯定会

热情周到的。”

珊珊咬着嘴唇。“可是那太费时间了，”她反对说，“你只要走到那条路上就行。”她又吸了口气，“喂，不管花多少钱，我会加倍付你。”

“你瞧，这专横霸道的口气。”现在他的语调里无疑带着逗趣的意味，或者还有一丝连带的轻蔑。“说来你也许会感到奇怪，可人儿。尽管是市场经济，可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出售的。”

“像你这种态度，我奇怪你还会有生意做，”珊珊火气十足地反唇相讥。“或许在这种穷乡僻壤，人们是不是只能有什么就算什么？”

“够了，”他说。“虽然我知道人们在这儿已不再鞭打农民，也不再把儿童当奴隶来出卖。”他黑色的眼睛又把她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不过，如果这里是那样一个烂地方，你为什么还要大驾光临呢？”

“我没有，”她毫不客气地加以否认。“我只是路过而已。”

“真是个有趣的花招，”他说。“特别是这条路到霍林斯农场就走不通了。如果你打算开过去的话，也许应该把小车卖掉换一部重型货车，或者干脆换一辆水陆两栖车。”他思考一下又说，“特德·霍林斯有一个养鸭池塘。”

多年来她第一次想像个女学生那样撒点儿野，对他吐舌头，可是她终于克制住自己。她实在不能再得罪他。

她脸上露出一副好像真的很愉快的笑容，带点